

马老四：驴子、麦子及熊猫

——电影《隐入尘烟》观后感

沈潇潇

《隐入尘烟》是今年目前口碑最佳、近三年来唯一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国产内地影片，尽管我在微信朋友圈留言“此片在业界有口碑，料在江湖的票房值不会高”，但我在7月17日5时10分坐进我所在城市的博纳国际影城9号厅时，还是有点小小的诧异：百来个座位只坐了9名观众。

影片导演李睿珺说过，人的一生活如长跑，“我们习惯于注目第一名、第二名，但我觉得，最后一、倒数第二名也很重要，因为在这个比赛中，没有谁不是拼尽全力的，大家都很努力地活，很努力地遭受这一切。”李导也称他们是一群“失语者”。这部长达133分钟的影片聚焦的就是这样一对“失语者”——穷汉马老四和残疾女贵英。

影片一开始是中年光棍马老四在贵英哥哥家相亲，但他电影中说的第一句话无关相亲，而是见自己的驴子进了院子（寻找主人来了），骂了声“这遭瘟的”（其实是他对相依为命的驴的特殊昵称）就出去阻拦。驴因进院而挨了院子主人的打，马老四抚摸着驴子的脸心疼无语。这一幕被相亲对象贵英——一个丧失生育力、劳动力，住在后院窝

棚里的残疾女子看在眼里。后来贵英对马老四说起，就在那一刻，她发现了他的善，从内心接受了他。

也就是在这一瞬间，坐在影院里的我把驴和马老四、贵英的形象叠加在了一起。他俩太像沉默温驯、听人使唤和使役的驴了。这次相亲，何尝不是一次被使唤呢？尤其是已被兄嫂家视作累赘的贵英，如未发现这马老四疼爱驴的一幕，最终也拗不过兄嫂的安排。

驴与马老四和贵英形影相随，是他们生产、生活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。在麦子抽穗时节，贵英用麦秸编了一头小小的驴。老四满心欢喜，爱不释手：这驴比我的驴强，它不用听人使唤来使唤去的。不经意间，跟驴一样活着的马老四透露出了深隐于内心的希冀。

马老四、贵英这样的“失语者”很少说话，即使说了话，也总被人们视若空气或笑话，虽然有时他们话的分量并不比他们一生沉默的分量轻。有一天，马老四向贵英转述村里一个老疯子常念叨的话：“对镰刀，麦子能说个啥？对啄它的麻雀儿，麦子能说个啥？对磨，麦子能说个啥？被当成种子，麦子能说个啥？”并感慨自己活到土埋半截，才懂了这些话。贵英突然说，她也记得这些话，她们村里也有一个疯子，也常这样念叨。这时

的马老四说出了一句精辟的话：那我俩是一个人！是的，这是两位“失语者”以大半生的艰辛憋出的声息相通。对驴子、麦子来说，生活从来就是默默奉献自己。

当贵英在给马老四送饭途中意外溺亡后，马老四拿出那珍藏的麦秸小驴，久久凝视。影片给出了浪漫的特写镜头：驴头麦粒上面的金色麦芒突然萌动、舞蹈、生长……这是不知“能说个啥”的麦子想说话或在说话呢！面对想说话的麦子，犹如面对已逝爱人的音容，马老四想起了他用六颗麦粒在贵英的手背上印出的那朵美丽的“麦子花”——那也是麦子想说的话，是麦粒般朴实而美丽的爱情之花。

因丧妻之恸而精神黯然、体力不支的马老四不得不离开脚下这片他深爱、劳作一生的土地了。这个舀水时也要把水桶里的两尾蝌蚪小心放回沟里、搬家也先要把燕子窝安顿好的善人，给那头相伴一生驴子卸了鞍轭、龙头，轻拍着它的脸颊说：你被使唤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放你了，咋还不走？说完，自己扭头向身后高高的沙丘走去。在沙丘顶他驻足回望，只见那驴也正张张向他张望。四目相对片刻，他又扭回头向前走去，直到身影被沙丘淹没。

影片尾声，在马老四和贵英千辛万苦垒砌的土坯房被推土机隆隆推平

时，那头驴不知从哪里蹿出来，向着倾倒下来的门框嘶叫——这也是它在电影里的第一次发声。这时，马老四并不在场，观众从在场者的对话里可闻：马老四“开始了新生活”——被侄子接到县城去了。

影片中有一段剧情：马老四的血型为Rh-A阴性，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血型，因此被称为“熊猫血”。从村里走出去的同血型的富豪患重病住院，急需马老四的“熊猫血”救命。贵英反对马老四去救这个盘剥乡亲、恶意拖欠村民租地费的不仁者，而马老四为帮助村民讨回租费，愿意成为随叫随到的无偿“血库”。开着宝马车的富豪儿子送了两件给贵英穿的廉价衣服，马老四说：算我借你的。秋收后，他依诺以160斤苞谷偿还了债！有一村民曾调侃：“熊猫是国宝，那老四是国宝啦！”看似调侃，我觉得这隐含着李睿珺导演对马老四莫大的人格崇敬、精神褒扬。

当影视演艺圈习惯于关注人生长跑路上那些非富即贵的“第一名”“第二名”时，《隐入尘烟》却把镜头对准了马老四、贵英这样的最底层百姓，将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，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，他们守土安家的情怀，他们对自然、人们的友善、悲悯又动人地道来，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艰辛和付出，感受他们身上的温暖人性之光，值得称道。

仰泳的少年

南慕容

我居然梦见了那个仰泳的少年，不是在室内游泳馆，而是在家乡附近的水库。少年脱去上衣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短短几十秒工夫就潜泳到水库中央，从水中露出头来，用手掌拭去脸上的水珠，朝岸上的我使劲努嘴，仿佛在说：“快下来啊，还愣着干吗？”

女儿三年级暑假时，报了游泳班，也许孩子的天性喜欢水，刚学几节课，勉强掌握了基本动作，连换气都还不熟练，就想着丢开救生圈，游到水池中央，结果被呛了好几口水，小脸通红，我赶忙把她拉回岸上，心想这样也好，不呛几口水，怎能学会游泳？忽然，女儿指着水池中央的一个戴着红色游泳帽的少年说：“你看那个初中生，他居然可以在泳池中午睡。”

碧波微漾，泳池中央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皮肤接近古铜色的少年，他后仰着脑袋，双眼紧闭，仿佛周围孩子的嬉戏与他无关，他以仰泳的姿势泊在水面上，像一座小岛。他嘴唇边细密的绒毛上缀着一圈水珠，像一串闪闪发光的银链子。几乎没看见他在水下有任何轻微的动作，就可以悠闲自如地在水中午睡。其实几天前我就注意到这个泳技出众的少年了，他精通一切泳姿，不过最喜欢的还是仰泳。跟其他孩子争分夺秒地学习游泳的热情劲相比，他显得慵懒和闲适，像一个水中静思者。也许他已经不用学习游泳了吧，他更多的是在享受，当他微闭双眼的时候，说不定正在心里面穿越惊涛骇浪呢。

当梦中那个仰泳少年在水库中央朝我示意时，我分明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：细长的眼睛，女孩般秀气的柳叶眉，也许是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缘故，说话也几乎是奶声奶气的，若非长时间泡在水中，让阳光晒出了一身健康的古铜色，我和镇上所有的少年玩伴都绝不会把他当成一个男孩子。偏偏就是这个长相最清秀的少年，居然无师自通学会了游泳。短短一个暑假，就精湛到令我们瞠目结舌的境界：他可以一个猛子游出五十米远；他可以负着一个远超他体重的伙伴从水库的此岸游到彼岸。当然他最擅长的就是仰泳了，仰泳到水库中央，就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面上，开始微闭起双眼，假装午睡。有人说，他真的睡着了——青山隐隐，流水迢迢，时间仿佛定格。在水中，他开合自如，像一朵永不凋沉的莲花，而嬉闹的伙伴经过他的身旁，像纷乱的时光的游鱼。

海边的少年，大多会水，也酷爱野泳。但论泳技，没人比得上仰泳少年。他的水性是天生的，瘦弱的身躯里藏着惊人的耐力。那些年的夏天，仰泳少年带着我们游遍了镇子周围的江海湖泊。我们熟知每一片水域，碰到表面平静实则暗涛汹涌的潜流总是远远避开，只有少年敢于尝试。“不过是个漩涡而已。”一次到了某水库，少年游到一个传说中有危险的暗涛中心，面不改色地说。那个漩涡曾经夺走过一个水性娴熟的小镇青年的生命，据说他刚游到这里，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裹挟进去，人们远远地看见他手脚痉挛地在其中挣扎，像一片在秋风中打转的叶子。他没有呼救，因为呼救会呛进更多的水，所以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还保持了一个泳者的尊严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一帮少年相约坐渔船去横山岛附近的海面游泳，那里靠近狮子口，水流汹涌，据说还有群鲨出没。大多数孩子是渔民后代，他们穿着父辈的救生衣小心翼翼地绕海岛周围活动，水下是坚实的礁石，而非柔软又狰狞的泥沙，碰到暗流，也能触底反弹，而非越陷越深。他们虽然勇敢，但对变幻莫测的洋流十分忌惮，在入水的那一刻，清醒地记住老水手的嘱托。只有仰泳小圆点，不穿救生衣，浪里白条般地越游越远，远远望去，只剩下一个小圆点，最后连这个圆点也看不见，他几乎游过了狮子口……这时，天风海雨呼啸而来，已快到涨潮时间，再不回来，就会随着潮水越漂越远，我们望着海面，着急地哭出声来。蓦地，一只白色的鸥鸟从水面上掠过，少年就在那鸥鸟的翅膀下面探出头来，他精疲力竭地游到岸上，几乎虚脱，良久不说一句话。他虽然面色平静，但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从鬼门关游回来的，不是谁都会轻易获得这种经历生死考验后的坦然与平静。

那个夏天过后，仰泳少年就转学了城里，据说他父亲在东海舰队服役，是一位猎潜艇的舰长，少年后来也当了水兵，是一名光荣的潜水员。关于他参加海军的消息我一点都不意外：他很早时候就征服了大海。

此后几天带女儿去游泳池，又看到了那个仰泳的少年。他还是开合自如像一朵水中的莲花，任凭周遭纷扰喧嚣，我自岿然不动。一整个夏天，我都能看见那个漂在水上的少年，我知道我会再度梦见他，他泊在梦中的水面上，仿佛静置的水中月，与我始终相隔一个猛子的距离，我担心他会突然从水中的假寐中醒来，然后蹬腿甩臂，以一种逆流而上的决绝，把我远远地甩在青山后面。

至于记忆中那个仰泳少年，小镇勇敢的泳者，英姿飒爽的蓝水兵，他叫阿磊还是阿峰，如今已记不真切，也许真正的泳者是不需要名字吧。



壁虎蜥蜴五步蛇

沈东海

最近闲翻《周作人集》，读到《壁虎尾巴》一文，文中他提到了壁虎、蜥蜴、五步蛇，虽说得有一点不对，但还是勾起了许多回忆。

关于壁虎，宁波人喜欢叫它“壁蝎”。九龙湖龙王堂里的北雪老龙，相传就是“壁蝎精”修炼所化，当然这只是个神话。

儿时，壁虎很常见。记得有两个地方壁虎最多，一个是村里“阿二大炮”开的小店。他的店正对着大街，每到夜晚，几扇大门敞开，屋内的灯大亮，一堆人围坐在里面看电视、聊天。儿时，我总喜欢窝在一个墙角，看灯旁的屋角，三五成群的壁虎，优哉游哉地爬来爬去，吞吃着唾手可得的虫子。而在我家，也常能看见一两条壁虎，特别是在我的卧室。我的卧室有四扇大的玻璃窗，是用木头做的，灯又往往暗得很晚，因此，绝顶聪明的壁虎，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吃活食的好地方。

渐渐地，我家大门紧闭，又装了纱窗，还经常喷洒蚊虫药水，家里的蚊虫少了，壁虎也就悄悄消失了。只是每次夜深人静时，我坐在卧室的书桌上写作，窗外常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次仔细察看，才发现三五成群的壁虎，竟趴在窗

户的一个角落，疯吃着飞蛾扑火般的飞虫。

因为“守宫砂”的存在，爱看武侠小说和古装剧的人对壁虎并不陌生。传说它是用朱砂喂养的“守宫”（壁虎），养到七斤大，经过捣制而成的东西。守宫砂点在女性的肢体上，可始终不掉，但一有房事，则自行脱落，以此来判断女子是否贞洁。在我看来，全是扯淡。

比这更奇葩的是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读到，鲁迅先生竟拿它当宠物养。后来翻阅了资料，才知它的出处。见章衣萍在《枕上随笔》中言：“壁虎有毒，俗称五毒之一。但，我们的鲁迅先生，却说壁虎无毒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‘壁虎无毒，有毒是人們冤枉他的。’”后来，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。伏园说：“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，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，并且养过壁虎的。据说，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，天天拿东西去喂。”

蜥蜴，对于城里人来说很少见，但对于我们这些曾住山边的村童而言，很常见。小时候，我们常在山间小径，或者乱石堆处，看见一条五彩的蜥蜴爬来钻去，一旦见有人来，它会甩动着大尾巴，飞速溜去。记得多年以前，我在邵家坪水库坝下摘覆盆子，竟在一条土路上与一条很大的蜥蜴狭路相逢。这条蜥蜴见了我很吃惊，竟慌不

择路地想溜，逃跑同时，竟还不忘自断一小段尾巴。在那土路上，它像一条被人甩上岸的小鱼，活蹦乱跳着。打小听大人说壁虎断尾的事，亲眼所见，竟是在一条蜥蜴身上。

蜥蜴和壁虎有所类似，却是两种不同东西，除了外形不同，喜爱待的地方也不同，身上的色彩更是迥异。除上述这些，我所见过的蜥蜴多少会变色，而壁虎不会。翻阅资料，不难可见，壁虎属蜥蜴目，壁虎科；而蜥蜴属蜥蜴目，蜥蜴科。记得儿时，宁波人喜欢把蜥蜴叫“四脚蛇”。

周作人阅历虽广，读书很多，但有一些东西，他似乎不太知道。比如文中言：可是一般的人却害怕得很，说它（壁虎）的尾巴会得进人的耳朵孔里去，直钻到脑子里，咬人很毒，在草间绿色的一种即是五步蛇，被咬的人只能走五步路而已。

关于五步蛇，其实它哪是如周作人言的是蜥蜴，这分明是另一种东西——毒蛇。关于这蛇，最先是小学同学告诉我的，据他说，人一旦被五步蛇咬了，只能走五步（这正如周作人所言），便一命呜呼，这也是五步蛇名字的由来——但若你走了四步，停在原地，等人救援，就可保你不死。小时候孩子很傻，大家听了深信不疑，并且为自己刚学来的所谓知识到处去宣传。为何如此？这也许跟当时林青

霞主演的《六指琴魔》里的桥段有关——人一旦中了“八音穿心”，八步之内就会粉身碎骨（走个三五步停在那里没事）。

关于五步蛇，其实宁波人更喜欢叫它：蕲蛇。这是一种头和外表长得像枯树叶的剧毒蛇。因为它的伪装功能很好，在野外很难被发现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它们是怎么被抓住的。只知道小时候街市上，卖的大多是这种蛇。蛇的价格按大小不同，在100到300元之间，在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当时，算是相当贵了。

因此，每次街市上有卖这东西，总是看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但我二叔是个另类——他爱酒，更爱泡蛇酒。据说蛇酒能治很多病，比如肩周炎、神经痛、风湿病等。买来的蛇，需用高度白酒泡，酒装满，放入蛇，这是个技术活，搞不好会被咬。盖子封口，并用一块砖头压住，放在避光处。需泡它个几年，才能打开，因为在乡下，时常听说有人泡了一年的蕲蛇酒，开盖的时候蛇没死，反被它咬。因此这种酒在乡下，很珍贵，非至亲好友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

读周作人写的《壁虎尾巴》，我们不难可知，书不可以尽信。周作人好给别人纠错，而今我纠他的错，他若泉下有知，必定也会很开心。

树根

沈潇潇

当冬鞋踏上冰冷的地面，一条粗糙的树根从砖块间顶将而出。

持平——

一场狂风暴雨后的拥抱，坚硬的泥土不再是阻挡。

另一侧的草地簇拥着你的另一条腿，密密麻麻，

当绿的生机爱上老土的派头，这个城市从清晰的湿冷中收到痛苦的快乐。

手心的叶如此谦逊，

像极了你的品格。